

第十七回 客船上萍蹤遇舊人 給孤寺烏棲食殘米

詩曰：

白楊風急野飛塵，車馬紛馳秋復春。
天地無窮身易老，山川如舊恨常新。
雨中果落空辭樹，花外鶯啼又送人。
柳絮何曾知去住，過江飄曳一沾巾。

沈子金一案表過不題。再說楚雲娘被金兵衝散，不見了泰定、慧哥，只領著細珠連夜亂撞，恰好遇著了金橘，留宿了一夜。明日雲娘起來，尋思著他窮人家不是住處，可往那裡找尋慧哥？哭了又哭：「沒有個男人領著，只細珠和我，住那裡去？」真是尋思沒法。住不多時，他女婿王進財回來了，見雲娘炕上坐著，問了老婆，才知是老娘，也來磕了個頭，就取了木扒往場後擔草，還要做飯給雲娘吃。雲娘過意不去，忙取出一根銀簪兒——重三錢，叫他去糴米，道：「你往城裡去糴米，打聽兵的信，尋個人貼貼招子，四下貼著找找，就在這近村裡，咱不知道哩。」金橘道：「娘且住著二日，等等哥哥的信。這珠姐又沒出門，小女嫩婦的，自己那裡去？只怕俺這窮人家，沒甚麼孝順你。」這王進財極老實，窮是窮，他還待買個禮兒去宅裡磕了頭：「大娘且住兩日看，」說的雲娘只得依著，也是沒法了。

不多時，王進財糴了些米，使個破布褂子包著，又是一個大南瓜，買了些鹽，放在炕上，說是：「城裡亂紛紛的兵，沒去尋，那裡有糴米的？這是東村裡熟人家找的。又尋不出個寫招子的來，前村教書的劉先生，我今請他來了，他說還要五十文買紙。」說著，那訓蒙的劉先生進來，取了一塊板，在鍋台上寫。雲娘哭著念道：

立招子人武城縣南宮楚氏：於本月十三日，有家人泰定，帶領七歲小兒乳名慧哥，城外避兵失散，不知去向。泰定二十七歲，長面無須，穿青夾襖、藍棉布褲、布襪青鞋。慧哥身穿藍布棉襖、青布夾褲、青雲頭鞋。如有見者，報信，奉謝紋銀二兩；收留者，紋銀五兩。在河下村王進財家報信。決不食言。

招子寫了二十餘張，叫王進財貼了招子。那裡有個影兒。雲娘問金橘道：「這裡到毗盧庵多少路？」金橘道：「不遠，上大路往西北走，不上三里路，過了河，一路林子過去就望著了。上年隨著會燒香，我也去了一遭。」雲娘因住了兩日不耐煩，要換個去處，好打聽信，就和細珠出了那屋，要往大路問毗盧庵的路。金橘穿起布裙來：「我送娘去。」雲娘和細珠、金橘上了大路。走不多時，只見一個賣卦的瞽者從西走來，拿著那布寫的招牌，是「看陰陽吉凶婚葬，知八字六壬奇門」。雲娘看見是賣卦的，問道：「先生，你會占課麼？」那先生道：「占課是大易渾天甲子，那有不知的。」雲娘道：「請先生在這林子樹下替我占一課，是人口失散的卦。」那先生取出三個銅錢來，地下鋪一片黃布，念道：「單單拆，拆拆單。」把錢搖，又兩搖，擺在布上，道：「是個睽卦。睽者，離也，一時不能即見。世爻屬卯，該在東南方上討信。日神是騰蛇，有小人駁雜。喜得子孫宮旺相，日後還有相會之期。」又變了一個家人卦：「這卻好了，且喜天月二德，到處有救，貴人扶持。到前邊就有信了。」占課已畢，雲娘沒帶著錢，取下一個戒指，有一錢五分重，與先生去了。

又走了三四里路，過了一條小河，穿過林子，金橘指道：「那些松樹裡，就是岑姑子庵了。」說不及話，只見一個人穿著白布直裰，白布帽子，背著一條小口袋，從林子過來，看著雲娘，遠遠站下了。往前走不一會，細珠道：「這不是岑姑師父徒弟幻音？」走到跟前，幻音往前來迎：「大娘那裡去？好些時不見個信。」雲娘問他因甚穿白，幻音道：「俺老師父著土賊火燎殺了。庵子裡發了一把火，虧了大殿沒有燒。把東西搶得精光，幻像擄了去，三個多月才有個信。如今在東京皇姑庵裡，叫我去接他來。才去村裡化了這些米來，且捱日子。大娘進去看看。只央了俺的個親戚來看門，我才出來走動的。」說話之間，早到庵前，叫了半日，一個八十多歲的老聾婆子來開門。雲娘一行人進去，但見：

佛座欹斜，鐘樓傾倒。香案前塵埋貝葉，油燈內光暗琉璃。旃檀佛有頭無足，何曾救禩廟火焚；韋馱神捧杵當胸，無法降修羅劫難。野狐不來翻地藏，小僧何處訪天魔。

雲娘只見後邊三間方丈盡燒了，只落得兩間廚房，大殿的門也沒了，旃檀佛也在地下放著，連供桌香爐都沒了。雲娘進得門來，好不悽慘，先在正殿上燒起一爐香，拜了佛。幻音讓到廚房炕上坐下，正待去取米做飯，只見聾婆子道：「夜來有個漢子來問信道，說是南宮老爹家，往東京去了。」原來泰定找雲娘不著，又來庵裡問信，因南宮吉托夢叫上東京去找雲娘，那知道雲娘還在近處。雲娘一聞此信，好似慧哥在眼前的一般，恨不得一時間母子相逢，便道：「想是慧哥有了信，才往東京去。」又問道：「這是幾時的話？」婆子道：「前日的晌歇，他說腿走不動，要往臨清河口裡船上去。如今才二日，有人去還趕得上。」那幻音又道：「早知他去，我和他搭著伴，一路接了幻像來倒妙。」雲娘道：「只怕還在臨清河口裡僱船，也趕得上。」說了一會，幻音安下一張炕桌，請雲娘吃飯。雲娘心裡有事，只吃了一碗。金橘吃畢飯，辭雲娘回去了。

一夜俱宿在廚炕上。雲娘和細珠商議：「如今孩子沒信，泰定又不得個實信，怎肯往東京走？想是金兵擄著往北去了。我如今沒了孩子，象個沒腳蟹一般，不如大家趕到臨清，找著泰定，和他一路走，強似在家愁的慌。」細珠道：「沒個男人領著，不知東西南北，兵荒馬亂的，知道往那裡走？」幻音接過來道：「大娘子要去找慧哥兒，我陪你去走走，也要接幻像，他在京裡皇姑庵，是有處找。這一路上的女僧庵，他有咱接眾去處，不消下那飯店，咱婦道家也甚便宜。」幾句話，說得雲娘心裡定了，道：「明日早起來，咱先到河口上問問泰定的信，不該遲了。只是我身邊沒有銀子盤纏，細珠腰邊還帶著幾根簪子，賣著吃罷。」幻音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俺出門再使錢，不如不剃這幾根頭髮了。一個木魚子，到了誰家門上，化不出幾碗齋來，你老人家管吃不下了。」大家笑了。

雲娘一夜沒合眼，到天明，梳洗，淨了手，向佛前頂禮，禱祝暗中保佑，早早母子相逢。幻音早煮了飯。吃畢，幻音怕白布衫不好乞化，依舊穿上皂色僧衣，帶了一個木魚。雲娘、細珠使舊手帕裹了頭，項下掛一串素珠。恐怕路途無力，細珠拿了一根拄杖，原是岑姑子的，也像在家女道一般。三人打扮已畢，俱向韋馱前拜了出門。囑付聾婆子用心看守，往臨清河口而去。可憐雲娘自幼不出深閨，受女流之苦。

閨中少婦不知愁，春色年年滿畫樓。
曉起倩郎為傅粉，晚妝呼婢代梳頭。
亂離零落如風絮，兒女飄流似水漚。
今日關山堪涕淚，一條藜杖過荒邱。

不多幾日，早至臨清河口下船的去處。河岸上一個小小尼庵舍茶，認得幻音是毗盧庵師，忙請進去吃茶。這上船的人來千去萬，那裡找泰定去？是亂後找兒女的極多。雲娘到了，問舍茶的師父道：「這兩三日裡，有個長大漢子，三十多歲的，穿個青布襖，找孩子的，過去了沒有？」那道姑不知是那個，他就胡亂應道：「有這個人過去了，只問上東京的路。」只這一句投著前言，雲娘放心前去。

走了二日，路上沒有宿頭，尋了寡婦家住了一夜。幻音道：「奶奶，你一日走不得幾十里路，這幾時到京？不如搭個人載船，賃他後艙口，咱三人坐到汴梁，打發他再糴上幾升米，隨著船船上吃飯也便宜些。」雲娘道：「隨你怎樣走罷，我一些力氣也走不動了。」恰好有一個小鹽船，帶著些人在船頭上，也有拿傘的、拿包裹的。幻音久走外化緣的，他就知是載人的，連忙上船來，和艙公打了問訊，說是：「一位奶奶上京探親的，只賃你一坐後艙，到京與你一兩銀子。」艙婆請進去看了，在廚後船艙上，尿馬子都全。幻音扶雲娘進了船艙，艙公問他要錢糴米，幻音道：「按人頭一日兩碗米算，上岸總找錢罷。」艙公見是女僧，說話在行，也不計較。從此雲娘只在船穩坐不題。

卻說泰定因在孫家村被擄到了賊營，遇見宋二狗腿，叫他入伙，細問他，方才知他哥宋小江死了，他嫂子苗六、姪女宋秀姐從東京逃回來，遇在村裡，又被金兵擄去，因此流落在賊中。後來叫泰定領著一隊賊去打劫村坊，他就丟了槍走了，又回武城縣各處找問雲娘去了。

不料金兵來攻這土賊的寨子，殺了個罄盡。把宋二拴去，已是綁了要殺。虧他姪女宋秀姐，就在金元師乾離不營裡做了夫人，正值吃酒，在傍彈著琵琶，看見宋二綁進來，有二三十人，見金乾離不吩咐要殺，秀姐認得是他二叔，認做了父親，連忙跪下求饒。這乾離不就都放了賊們，收在營裡充兵，把宋二賞了個千總，隨營聽用。

那一日從臨清上岸，要上汴梁去見兀四太子。這大船有兩隻，一隻是乾離不坐的官船，一隻是家眷船。擄的臨清婦女不計其數。因宋秀姐會彈琵琶，又會奉承，枕席上把這金將軍弄的昏了，把他做個小夫人，打扮得明珠翠羽、粉妝玉琢，和天仙巫女一般。那苗六四十五歲了，還梳的水髻長長的頭，抹些胭脂嘴上，妝作老太岳母模樣。那乾離不不知是他母子久在巢窩，積年的簞籬？後來宋二狗腿知道秀姐得寵，也就作腔做岳丈來，日日在營前搖擺氣勢。一日上了那船，放炮扯起大帥字黃緞旗來。那座船前後行開，艙上打號開船，約有幾百人。船上簫鼓並奏，彩鷁輕飄，真如憑虛御風而行。兩邊人船、貨船、鹽船，都開在兩岸邊去，閃開一條河路，誰敢亂走。那兩岸上都是連環甲馬夾船而行，旗旛隊伍，一連百里不斷。

雲娘、細珠在鹽船後艙往外窺看，緊隨他家眷船行走，這些光景好不熱鬧。過了兩日，俱是幫著大船住下。只見一個人從大船上走過來，從雲娘這鹽船上走過，上岸買燒酒。細珠上船取東西，看的甚真，道：「像是牛皮巷宋伙計他兄弟二狗腿，只是胖了些。」忙忙和雲娘說了。雲娘不信，道：「他一家都上東京投蔡太師去了，怎麼在這裡？」原來這官船上桶子封皮糊著，船邊上婦人亂走，看的極真。忽見一個中年的婦人出來，但見：

水髻斜拖，面皮黃白。年紀有四十多歲，唇上抹兩溜胭脂；身腰兒三尺多高，臉上搽一堆膩粉。高底雲頭鞋，半寸不俏；長眉涎瞪眼，慣戰能搖。久在暗巢開狗洞，更從假道做龍陽。

細珠看了，叫雲娘出後艙來看，道：「這不是宋小江老婆苗六兒？剝了皮，我就認不得這淫婦了！」

雲娘正在疑惑，只見船邊上又走出一個年少婦人，有二十一二歲年紀。但見：

金絲高髻，一半是京樣宮妝；油髻斜梳，又像是市頭娼扮。面皮不紅不白，疑是芙蓉出水；腰肢不長不短，猶如柳線臨風。吞肩蟒袖，昭君馬上少琵琶；到膝宮靴，焉支山下無顏色。

雲娘看了一回，認不出來。細珠道：「倒像那宋家小秀姐，咱買了送給高大爺的，只是出落的長大胖了些兒，只怕也是他。只是幾時回來了？」說不及話，只見兩個盤髻的番婆，船頭上叫：「宋太太，宋太太，來這裡頑。」原來艙公拿著網，船上打魚哩，引的些婦女們都出來看。內有一個在眾人背後，見雲娘、細珠出來看——是大船上婦女——他卻回頭先看見雲娘。那雲娘只道是外邊沒人認得他，只管露出身子來呆呆的看，那知那人早已看得分明，高叫一聲：「大娘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這一聲叫，險不把雲娘驚回旅夢愁江上，疑在故園明月中。

雲娘回頭一看，唬了一驚，不是別人，乃是他二娘喬倩女。從南宮吉死後，回了院裡，又嫁了趙二官人，不足二年。這遭被擄入營，他做了夫人。雲娘不敢上這官船，只到前艙，二人相望流淚。雲娘說不見了慧哥，要上東京找尋，喬倩女說城破被擄，如今要帶上燕京去了，不料這裡又得相逢。看見雲娘衣衫襤褸，滿頭塵土，就知道路艱難，連忙頭上拔一根金簪子、一雙金戒指，悄悄遞與雲娘。雲娘不肯受，喬倩女道：「也是咱姊妹們一點心，知道那裡再得相會？」雲娘才袖了。大家拭淚而別。那苗六兒看見，明知是雲娘，躲進艙裡去了。一聲鑼響，婦人各進官艙。見乾離不岸上紮營，密密層層都是帳房。到了五更，吹角起營，這大船上金鼓齊鳴，放了大炮，就是細樂悠揚，應著水聲，吹吹打打開船而去。喬倩女不敢出艙，推開一扇桶子，望望雲娘，垂淚而別。

卻說楚雲娘在鹽船裡面，不消半月，早到汴京城門首。這還是張邦昌攝位，金兵亂走，沒人攔阻。先使幻音上岸，當鋪裡把金簪當了二兩銀子，打發了船錢，然後上岸，往城裡找皇姑寺。六街三訕，走了幾處尼庵，俱不對話。又走了一回，方找著了。進的二門，一群貧人正吃粥哩，問道了一聲當家師父。只見長老過來道：「過往的師父，請吃些稀粥結緣。」那幻音走的也餓了，看了看，有男女兩席，男子都在廚外地下坐著，婦女在房裡。一個大法炕，坐著位老婆婆，但見：

發垂白蒜，面縐黃紗。衣服襤褸，殘衲破襖露團花；笑語從容，拄杖蒲席多道氣。高坐無貧婆之乞相，舉止有大家之威儀。

你道這一位老婆是誰？原來就是蔡京太師之母。只因蔡京為相時暴殄天物，作踐五穀，故有此報。原來這給孤寺與蔡京太師家緊鄰，寺中有一長老，甚有道德，守的普賢行戒，不看經又不化緣，只領著徒弟們打草種田，拾這路上拋撒的米豆菜根，大眾同吃。見這蔡太師一條陰溝，每日從寺前流過，那些剩米殘飯、水面上的葷油有二三寸厚。長老取一竹籠，將這些糲米層層撈出，用幾領大蓋蓆曬在殿前。也有那些南筍、香菌、麻菇、燕窩，只用了嫩梢，俱撒在陰溝裡。長老每日都一一撈出曬乾，一封封包貯，不止一年。及到金人將亂，蔡京父子俱貶了遠惡地方。行至中途，取回正了法，把家抄籍。那寺裡陳米通計有十餘囤，曬的乾菜有幾十隻。這長

老也不肯自用，做了十數個木牌子，都寫著「蔡府餘糧」，每十石米是一囤。

到了東京大變，這些權臣家貶殺抄沒，人口俱亡，只有太師之母封一品太夫人李氏年過八旬以外，得因年老免罪，發在養濟院，支月米三斗的。這些富民乞食為生，何況貧人。這老夫人左手掌一棍柱杖，右手提一個荊籃，向人門首討些米來度日。也有知道的，寧可吃，不肯給他碗米；那不知道的，和貧婆一例相看，誰去瞅睬他？

一日，行到給孤寺前，長老正在門前拾那街上殘米。蔡老夫人走到面前，忙來問訊化米。長老不忍得，細問緣由，才知是太老夫人，不覺慈悲，念了聲「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」，把那老夫人請入方丈，忙忙待茶。又備一盤點心、一大盆粟米粥、一碟醃的蘿蔔、一碟醃椿芽。老夫人吃完齋待去，只見長老取出一本冊子，上寫某年月日收蔡府宅內餘糧若干，通計有八十餘擔，乾菜五十餘簍。那老夫人點了點頭，才知道福過災生天不佑，官隨祿盡命難逃。

長老合掌當胸：「稟上老夫人：此寺中有延壽堂，是接待十方老病大眾的，如今不開叢林，久無人住，就請老夫人權住在此。把小門塞斷，另開一門，招一個貧婆服事。」指著寺中之陳米說道：「這原是蔡太師的口祿，還該太太享用。」老夫人道：「用這一囤十石也還用不了，其餘剩的米，也就著施粥周濟貧人，完了一場功果罷。」不二日，收拾起一所延壽堂來，支鍋盤炕，請老夫人搬了住，恰好街上有一個寡婦，無兒無女，情願來吃現成飯，和蔡太夫人作伴。

寺門掛一舍米牌，上寫「殘米留眾，米盡即止」，寺前立了一個茶棚，板凳十條、寬桌十張，擺些粗碗木箸。也有吃粥的，也有討米的。東京城裡善士們，見給孤寺有此好事，都來送米送柴的。人心好善，遠近相傳，就堆下了許多柴米，立起個大粥場來了。每日鳴鐘吃飯，何止有三五百人，或有年老無生窮婆，俱送延壽堂去住。

這日，蔡老夫人正在這齋場看大眾吃粥，見幻音是個尼僧，打個問訊，忙請上炕，問：「有甚事到此？」幻音道：「有個在家女道，來東京尋兒，還沒個安身的去處。尋了幾個尼庵，都不湊巧。現在門外立著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快請進來。」幻音出來，請雲娘、細珠進去。見了禮，都上炕坐下。雲娘把不見了兒子來找，言一路苦楚，不覺淚下。老夫人便道：「不消去尋別庵，我這給孤寺留眾舍米，既然沒處去，且住在我這院子裡住幾時罷。你兒子也要慢慢的探信，那有一到就有了的？」雲娘也是無可奈何，見老夫人話忠誠，細問了一遍，才知道是蔡太師之母老太夫人，下來謝了。早有貧婆盛上粥來，眾婦女吃完粥，過那邊院子去了。這雲娘暫寄給孤寺中，幻音自去訪問幻像和慧哥的信息。不知將來雲娘母子何日相逢，正是：

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